

日本軍事顧問團協助國軍教育訓練之研究(1949年-1969年)

鄒琮隆¹ 黃耀庭²

¹ 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

² 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

摘要

1949年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在內部未穩及動盪之際，同時面臨美國經濟、軍事援助斷絕窘境。而中共在持續獲得蘇聯支持(援)情況下，無論軍事及經濟各方面均獲得提升。反觀國府初到臺灣，政治、經濟、軍事及民心均須盡速完成建設及整合，而支撐國家安全最主要的軍隊，在國共戰爭期間因應當時戰況局勢，經裁併和整編後先後計有37個軍級、130餘個師級部隊，總兵力約60餘萬人國軍轉進臺、澎、金、馬及大陸東南沿海各島嶼，而來臺部隊幾乎是經過「剿共」及「戡亂」所殘存、重建或新編部隊。

各部隊從士兵至高階將領軍事素質不一且組織雜亂，蔣中正先生希望透過外籍專業人士來協助軍隊教育及整訓部隊，然聘請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協助軍隊教育訓練約20餘年，對於建軍備戰有相當貢獻。

關鍵詞：日本軍事顧問團，蔣中正，白團，岡村寧次，白鴻亮

壹、前言

1949年國民政府轉進來臺建軍備戰，在五〇年代期間，國、共雙方在東南沿海諸多島嶼作戰或國軍各項軍事教育、演習，均能發現日本軍事顧問團的身影。

而透過國軍檔案更可發現以圓山軍官訓練團(實踐學社)為名義的軍事顧問團，為國軍軍事教育及建軍備戰有深入且大量的貢獻。

時至今日，回顧國軍軍事教育歷史，除了國軍自身發展及後期美國軍事外援外，期間還有日、德外籍專業人士及顧問協助。而在蒐集資料對照下，國軍在軍事教育、訓練及制度建立等方面，與日籍軍

事顧問團有些許鏈結，相關檔案經解密後，不乏學者及軍事人員研究，惟甚少深入探討，本研究希能補足過去不足之處。

因此，本研究期能藉由探討國民政府轉進來臺初期，面對美援停止、國軍部隊素質不良等劣勢下，日本軍事顧問團來華協助國軍建軍備戰貢獻及成果，並研究在此過程中，影響國軍軍事教育及整軍關鍵因素，以為我未來建軍備戰之參據。

文章組織安排最初第貳、參章節概述白團來華始末及「實踐案」中白團的變遷，第肆章節針對白團在軍官、部隊、動員幹部教育概況及開設班隊列述，第伍章節探討白團從國軍教育訓練進而協助建軍備戰

之貢獻，最後總結與建議。

貳、日本軍事顧問團沿革

日本軍事顧問團(以下簡稱白團)為1949年至1969年期間日本協助國民政府在臺非官方之軍事顧問團，於1949年國共作戰退守臺灣前，由中華民國駐日本東京代表團組長曹士澂少將(時任日本東京駐日代表)，居中牽線岡村寧次[1](1884-1966，以下簡稱岡村)秘密商擬具體之計畫及在日本東京成立富士俱樂部，招募適宜軍官，並遴派遣軍之參謀長富田直亮(白團期間中文名白鴻亮，1899-1979)任為軍事顧問團團長，並於同年9月與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曹士澂簽署盟約書及日籍教官第一次聘約之契約書。其盟約內容第一條即述明「赤魔逐日，席捲亞洲，尊崇和平與自由。...並欣然攜手打倒赤魔邁進...」[2]以協助反共復國之使命編成。

一、白團來華關鍵人物

於1945年8月軍投降後，蔣中正先生(時任中國國民黨總裁，1887-1975)的「以德報怨」演說，「正義必然勝過強權的真理...不以日本人民為敵。我們將以德抱怨，與人為善」[3]，蔣中正先生於1945年8月15日致電日軍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指示六項投降原則，由何應欽上將(時任中國陸軍總司令，1890-1987)，代表中國與岡村簽具降書，並負責日軍撤華事宜[4]。

惟中共對華北日軍態度仍不友善，藉由掠奪其裝備武器來增進自身軍事力量，當時就讓日軍部分高階將領及民間團體對於國民政府懷著感恩的心，反之對中共持續不友善的對待及掠奪，加深其反共意識。

故於1949年4月日本反共人士，成立成立「東亞建設合作委員會」[5]，其成立目的在藉由中日交流，遏止中共勢力增長，進而維護東南亞地區安全，其中不乏許多想一展長才，協助國民政府及反共的

日本軍官，陸續來臺協助反共事宜，最初由日本將領根本博(1891-1966)協助湯恩伯(1899-1954)規劃建立「反共義勇軍」，而因日本政府發現及隨同來臺舊日本軍官不看好等因素下停止。

其後則有日本將領岡村向蔣中正先生陳述編組義勇軍組成之困難及因應對策，而使白團得以秘密成立，概述如下。

(一)日本將領根本博在日軍投降後，協助日軍及日僑撤華事宜，而與蔣中正先生多次接觸，至復員結束返回日本。1949年4月李鈺源[6]前往日本東京拜訪根本博，請其協助國民政府對抗共產黨，於同年7月抵臺並規劃「中日義勇軍建立計畫書」[7]，混編臺灣青年及日本軍人建立反共聯軍，同年9月2日蔣中正先生召見根本博，共商組織新軍方案，同年9月3日召見徐永昌(時任國防部長，1887-1959)等詳示組織新軍方案要旨，另予湯恩伯手函指示其組軍應準備事宜[8]，同年9月23日依據「義勇軍建立計畫書」擬定相關規劃並呈蔣中正先生「籌備小組招聘幹部籌備新軍訓練並附徵募外來幹部方案」[9]，其中就提及編成前先期成立軍官教導隊對國軍軍官幹部實施教育，而訓練委員由國軍高級幹部及外來幹部共同組成。

根本博於東京設立建設工作組之分處，負責日本兵員徵募及脫離日本海領域之運輸業務[10]，惟此高調舉動已讓日本政府發現，遭參議院質詢[11]，岡村也捲入風波，再加上當時國軍與共軍戰況不利，讓根本博隨同成員不看好，以致義勇軍之組成無法如願，卻奠定了白團來華基礎，雖根本博與白團有共同反共理念，惟成立之經過與多數團員意向無法謀和[12]，故

日本軍事顧問團協助國軍教育訓練之研究(1949年-1969年)

白團抵臺後，根本博僅擔任湯恩伯之軍事顧問，直至1952年6月25日返回日本。

(二)日本軍事顧問團成立之構想，起初最重要的幕後推手為駐日代表團，其主要任務為尋找有利於反共作戰之機會及尋找埋藏之武器彈藥，而當時日本各地浪人為謀求利益，打著「徵集義勇軍援華」名號，實為非法詐取金錢，進而引發駐日代表團藉著日本軍事武力軍援國民政府之構想，其團長朱世明(時任駐日代表團團長,1902-2014)及組長曹士澂(時任駐日代表團組長)，在1949年6月分別呈「選送日本軍官返國工作之意見及初步計畫」[13]、「擴大反共鬥爭促成東亞反共大同盟組織東亞國際聯軍實施對共反攻方案」[14]，同年7月22日曹士澂擬定「使用日本軍官計畫」[15]，透過「亞洲反共聯盟軍」協調，隨後演變成在日本組織軍事顧問團，前往臺灣協助國民政府反共的實際行動。

(三)日方關鍵人物其一為日本陸軍大將岡村寧次，抗日終戰前於8月15日知悉日本天皇同意投降及蔣中正先生於重慶發表「以德報怨」之演說等兩個重大訊息，同日蔣中正先生致電日軍岡村指示六項投降原則，並於同年9月9日正式發布第1號命令[16]予岡村，令岡村負責日軍及日僑撤華事宜，在中國戰區內的日軍官兵以及日本僑民，從1937年至1945年，歷時約8年期間共達212萬9千餘人。

蔣中正先生特別指示撤華期間尊重其基本人權，對於岡村之投降予以禮遇、對於日俘(僑)、應予寬大周到等要求[17]，並協助其平安返回日本。

行政院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於

1946年7月4日，呈文蔣中正先生追問逮捕岡村時間，並表示待撤華任務執行完畢，會予逮捕[18]，同月9日陳誠(時任參謀總長兼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1898-1965)建議權衡其功罪可從寬審處以示恩信[19]，1947年5月19日白崇禧(時任國防部部長,1893-1966)呈蔣中正對於岡村之處置建議減刑，且司法部及軍事法庭未有岡村之顯著罪證，故擬送戰犯監獄附屬醫院治療並暫緩拘禁[20]。

1949年1月3日湯恩伯(時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呈請將岡村宣告無罪遣放回日以示仁厚[21]，同月15日蔣中正先生命令顧祝同(時任國防部參謀總長,1893-1987)及湯恩伯以岡村遵命投降戰爭期間並無顯著暴行，最終准許無罪判決[22]。

蔣中正先生赦免岡村死刑並引渡日本，返日後因健康惡化住進日本國立東京第一病院，養病期間思考著技術和經驗協助中國的構想，[23]並在曹士澂的密商下，成為號召白團和東京俱樂部成立的主要負責人，於1949年12月致函蔣中正先生，並推舉白鴻亮擔任在臺日本軍事顧問團之團長。

二、白團來華原因探究

白團召集人岡村於士官學校求學階段，就立志與同期盟友共同進行中國研究，其研究目的為發展東亞，且軍職經歷均從事與中國有關聯之業務，故於和平後，為能保持日、華關係及發展東亞，唯一期待就是中國加強繁榮，儘其所能予以協助，而對於沒落的日本，能予以協助的僅是技術與經濟[24]。

基於蔣中正先生對日軍採「以德報怨」之寬柔政策，岡村於1945月18

日草擬對華處理綱要，其中就分別提到「以誠心協助...實踐年來對華道義，貫徹日本的真心誠意，以確立結合日、華與復興東亞的堅固基礎」、「使日本的技術專家，廣泛的來至中國，協助中國發展」[25]。

於日本宣布投降後，依協議將武器裝備繳給國民政府，而在華北地區，中共仍視岡村為頭號戰犯並要求日軍繳出武器裝備，日軍對於中共無理要求不予理會，共軍進而與日軍發生衝突，搶奪其軍事資源[26]，藉以增強軍事力量。相對於中央政府的寬柔政策，中共對日軍則是趕盡殺絕。

國民政府方面，希望能夠設法聘用日本軍方的優秀人員，但由於美軍對於日華合作，表示不滿並施壓，以致 1946 年 1 月 20 日突然下達所有日本軍民歸國命令[27]，才暫時作罷。

曹士澂調任日本東京駐日代表團組長後，在日本境內多次密商岡村，於 1949 年 8 月 14 日在返臺期間呈聘請經濟顧問一案予蔣中正先生[28]，其中提到白團來臺，僅由亞洲反共聯盟總部默認，未來進而向日本政府協商並取得同意或以經濟顧問方式掩護及保護其在臺之行動安全。

三、白團來華人員運輸

聘僱日籍教官來臺，從初期至白團結束均未受日本政府核准，故期間運用偷渡作業或以觀光等方式將人員從日本運輸來臺，最初於 1949 年 12 月 3 日，利用英國輪船「威京輪」，自橫濱港偷渡 12 名成員，1950 年 7 月 7 日因擴大教育組織，再次運用偷渡方式，藉出入神戶港的中華民國招商局的運蕉船「鐵橋號」及「繼光號」實施人員運輸，由上海招商局神戶分公

司的陳先謨先生負責安排分發與收回登陸日本的許可證，直到 1952 年 8 月 5 日《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生效後，雖能改搭乘飛機往返，但白團團員因搭船節省旅費、能攜帶較多行李等理由，大部分仍持續搭船往返[29]。

四、白團在華組織變革

國民政府轉進來臺後，國軍部份單位就曾私下特聘德國、俄國、法國及日本籍專業技術人員，其中以日本籍為大宗，原因為日治時期就在臺工作之日本技術人員，因需仰賴其技術願予以留用，包含修理汽車、醫務、繪圖、駕駛車輛、駕駛船艇等專長，並依照其專業性質給予比照國軍幹部之待遇。

惟大部分未受國防部核定及加以管制，以致常有穿著國軍制式軍服及配戴證件外籍在外飲酒滋事，不服憲警糾察情事，以致國防部開始下令清查各部隊的外籍聘員。

1949 年 10 月 1 日，以白鴻亮為首之日本軍事顧問團來臺名為白團，包含同行舊日本軍官均稱教官，白團於「實踐案」初期納入「革命實踐研究院」中，協助「圓山軍官訓練團」，教育訓練中、高階軍官，此階段因白團為秘密組織，故未受國防核定及管制，隨著實踐案調整並擴大辦理，進而陸續聘請其他舊日本軍官，先後共聘用日籍教官 83 員(表 1)。

1952 年 7 月 3 日才正式呈文核定聘請白團日籍教官，並於同年 8 月 1 日「圓山軍官訓練團」更銜「實踐學社」，教學體制改組為研究體系編組，日籍教官改稱為「研究專員」，白鴻亮改稱為「首席研究專員」，白團人數縮減至 37 員，召訓範圍擴大，以中高階

具體指示，「實踐案」之舉辦，係在國家遭遇鉅變情勢下，藉由軍事革新，以扭轉整個國家命運之非常措施。

(二)圓山軍官訓練團

為使三軍中堅幹部短期內統一思想，於1950年2月1日創立「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班」，隸屬研究院體系，直至同年6月1日改稱為訓練團，另因設立於臺北市大直圓山，故又稱為「圓山軍官訓練團」[35]，該團教育乃為適應國軍來臺後從事整軍、建軍及備戰而開設，教育方針為提高軍事中級幹部之素質，團長由蔣中正先生擔任，彭孟緝中將(時任臺灣省保安副司令,1908-1997)兼任教育長，被設陸、海、空三軍副教育長各一名，總教官為白鴻亮，下設有副總教官(國軍將領)及日籍與我國組成之教官團，應聘日籍教官均為舊日本軍官，於1949年至1952年陸續來臺。

1、白團成員

首批日籍教官為白鴻亮等三員，於1949年11月抵臺，之後獲聘日籍教官，階級由大佐至少佐，軍種包含陸、海、空三軍，而官科包含步兵、砲兵、裝甲兵、憲兵、通信、後勤、航空及陸航、登陸、工兵、通信、後勤、軍需等，先後來臺獲聘者達83員(表2)，教育範圍涵蓋戰術(兵種戰術及登陸戰術)、後勤、動員及協訓後續示範部隊之教官，總教官由白鴻亮擔任。

2、教育資源

教育初期日籍教官無相關教材，僅以少數有限的資料與經驗教授，草創期教育訓練未能完整，為周延教學成效需要更多的教育資

源只能尋求東京部協助，岡村與前海軍大學校長及谷川志郎大將協商後，召集海軍軍官高田利種少將、大前敏一、小野田捨次郎、長井純隆上校等人及陸軍軍官西浦進上校、服部卓四郎上校、堀場一雄上校、今岡豐上校等人，於1952年秘密組織「富士俱樂部」針對戰史、戰略、戰術方面資料蒐集與研究，每週集合研討，由蕭立元(日文名小笠原清)負責其總務工作，將每週成果彙整刻印成上課資料，送交白團成員運用[36]。

(三)石牌實踐學社

「圓山軍官訓練團」於1952年7月底結束為期兩年六個月的閱歷，並改組為「國防部軍學研究院」，對外以「實踐學社」代稱，由蔣中正先生(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親兼會長，彭孟緝將軍為主任，會址由圓山遷至石牌，1952年8月1日正式成立，並由會長核定該會代名為「石牌實踐學社」，依蔣中正先生提示：「本社今後教育及研究，應以收復大陸之反工作戰為主旨」；並予以兩項特定任務：(1)研究高級兵學及國家戰略。(2)舉辦黨政軍聯合作戰班之教育[37]。

1、白團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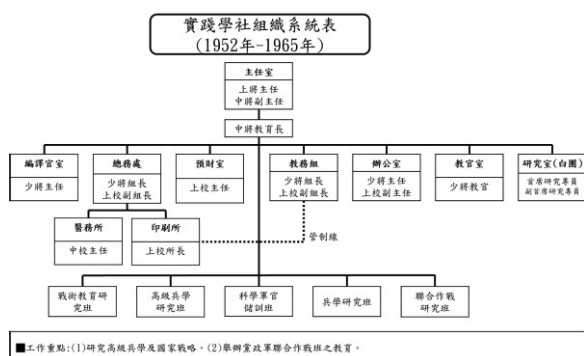
「圓山軍官訓練團」改組為「石牌實踐學社」，體制改為研究體系編組，陸續調整遞減日籍教官之人數，調整為37員，日籍教官改稱為「研究專員」。

2、教育資源

於1953年成立「東京聯絡小組」並編列相關預算支應，以提供各類軍事教材及各國軍事書刊，給予實踐案做為教育參考，直至1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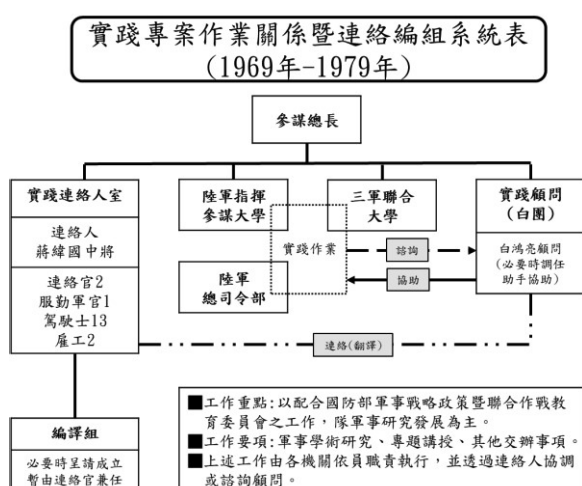
日本軍事顧問團協助國軍教育訓練之研究(1949年-1969年)

年停止辦理[38]，實踐專案後期改由原圓山軍官訓練團都甲誠一教官(於1952年7月解聘)負責，並以白鴻亮顧問之私人秘書身分，繼續蒐整教育資料，後續相關軍事書籍均由三軍大學(現國防大學)圖書館保存[39]。



(四)實踐專案-三軍大學

1969年2月1日成立「實踐專案」，特聘白鴻亮為參謀總長顧問，並設置實踐專案聯絡室，其主要任務為支援三軍大學講授、約聘日籍專家來臺講授、編譯及協編抗戰戰史資料，另外負責宣慰日籍退休教官及日本反共團體交流，此專案於1979年4月26日白鴻亮病逝東京後，實踐專案聯絡室奉命裁撤[40]。



肆、白團在華授課班隊概述

一、軍官教育

為適應國軍來臺後從事整軍建軍

緊急需要而開辦，其教育方針為普遍提高軍事中高級幹部之素質，加強革命信念而實施，蔣中正先生認定在中國的失敗乃是於軍人的軍事能力和紀律不足所致，故設立軍官訓練團，對尉官以上軍官實施再教育[41]，區分前期教育及後期教育，前期教育包含「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及「實踐學社」；後期教育則包含「實踐小組」及「實踐專案」，各時期教育班隊如下：

(一)圓山軍官訓練團時期

以日籍教官為主軸，開設班隊計有普通班、高級班、人事訓練班、聯勤後勤教育等班隊。

1、學員班(普通班)

■訓練對象:尉級及少校軍官。

■創辦時間:1950年5月22日至1951年1月25日完訓人數:共開設10期，學員人數達4,056員。

■訓練時間:5~6週。

■課程內容:參照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從步兵操典、戰史、情報、通信及師級現地戰術。

2、高級班

■訓練對象:上校及少將(含)以上軍官。

■創辦時間:1950年4月9日至1952年6月23日完訓人數:共開設3期，學員人數達801員。

■訓練時間:15~17週。

■課程內容:情報通信、兵棋演習、戰史、高級司令部演習、後勤、戰術原則、圖上戰術(師及獨立軍)。

3、人事訓練班

■訓練對象:現職主官及人事軍官。

■創辦時間:1951年5月至1951年6月。

■完訓人數:共開設2期，學員人數達

1,000 員。

■訓練時間:1 個月。

■課程內容:日本軍人事制度。

4、聯勤後勤教育班

■訓練對象:聯合勤務總司令及現職後勤軍官。

■創辦時間:1951 年 8 月至 1951 年 12 月。

■完訓人數:共開設 1 期,學員人數達 200 員。

■訓練時間:4 個月。

■課程內容:軍、師級後勤課程。

(二)實踐學社時期

1952 年在美軍壓力下,白團的活動受到了相當的限制,編制隨之縮減,教育訓練機構從「圓山軍官訓練團」更名為「實踐學社」,地點從「圓山」轉移至臺北市「石牌」,隨著情勢的改變,日籍教官的頭銜從「日本軍事顧問團」更銜為「研究專員」,開設班隊前期教育為「黨政聯合作戰研究班」等 6 個班隊,後期教育為「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教官特訓班」等 3 個班隊[42]

1、聯合作戰研究班

■訓練對象:軍團司令、軍長、師長及國防部高級幕僚。

■創辦時間:1952 年 12 月 27 日至 1963 年 12 月底完訓人數:共開設 12 期,學員人數達 694 員。

■訓練時間:8 個月。

■課程內容:攻防戰、反攻中共戰術。

2、戰史研究班(兵學研究班)

■訓練對象:少將軍官。

■創辦時間:1958 年 3 月 1 日至 1964 年 6 月 30 日完訓人數:共開設 4 期,

■學員人數達 67 員。

■訓練時間:1 個月。

■課程內容:學習戰史、研究戰術。

3、科學軍官儲訓班

■訓練對象:少校及上尉軍官。

■創辦時間:1959 年 6 月 15 日至 1964 年 1 月 30 日完訓人數:共開設 3 期,學員人數達 160 員。

■訓練時間:4 個月。

■課程內容:實施日本陸軍大學式正規教育。

4、高級兵學研究班

■訓練對象:中將以上軍官。

■創辦時間:1963 年 4 月 19 日至 1965 年 7 月 3 日完訓人數:共開設 6 期,學員人數達 120 員。

■訓練時間:3 個月。

■課程內容:武士道之世界觀、戰史、國家總動員。

5、戰術教育研究班

■訓練對象:少校及中校軍官。

■創辦時間:1964 年 4 月 1 日至 1965 年 7 月 3 日完訓人數:共開設 3 期,學員人數達 60 員。

■訓練時間:3 個月。

■課程內容:戰術教育、研究戰術想定。

6、其他訓練班隊:動員幹部訓練班、國防部人事訓練班、史政人員講習班等。

(三)實踐小組時期

因應中高階將領及參謀教育已告一段落,1964 年底,白團成員大幅縮減,直至 1965 年 8 月底「實踐學社」宣告解散,並更名為「實踐小組」,留下的日籍教官,改轉至陸軍指揮參謀大學臺北大直任職[43]。

初期轉至陸軍指揮參謀大學,其正規班參考美式教育,前期受訓時間為 10 個月,仍維持原本教育課程,另設為期 6 至 8 個月後期教育,遴選前

日本軍事顧問團協助國軍教育訓練之研究(1949 年-1969 年)

期教育成績優異的學員參加。

由於日籍教官人數有限，故以指導國軍教官予以授課為主，後續依需求陸續增開教官特訓班、戰術推演指導班及裁判人員師資班等。

1、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教官特訓班

■訓練對象:參謀大學各組教官。

■創辦時間:1965 年 10 月至 1968 年 1 月。

■完訓人數:共開設 2 期。

■訓練時間:2 個月。

■課程內容:圖上戰術、兵棋推演、戰術統裁法、現地戰術、參謀演習、後勤。

2、戰術推演指導講習班

■訓練對象:副師長及團級軍官。

■創辦時間:1967 年 12 月至 1968 年 12 月。

■完訓人數:共開設 8 期。

■訓練時間:7~8 週。

■課程內容:圖上戰術、戰術統裁法原則、兵棋推演、現地戰術、兵棋推演相互統裁、圖上演習相互統裁，目的為提高軍中幹部戰術指導能力。

3、裁判師資講習班

■訓練對象:副師長、軍副參謀長。

■創辦時間:1968 年 4 月 1 日至 1968 年 5 月 4 日。

■完訓人數:共開設 1 期，後續編入戰

■術推演指導班繼續指導。

■訓練時間:2 個月。

■課程內容:戰場裁判、演習裁判，其目的為提高裁判官能力。

二、模範部隊教育

蔣中正先生指示周至柔將軍(時任參謀總長, 1899-1986) 規劃 3 個標準師番號與訓練計畫[44]，第 32 師為所挑選之單位，依「中山師訓練要點」

[45] (表 2)於新竹湖口受其日式訓練，其下轄第 94、95 及 96 等 3 個步兵團，官兵總計 7,866 員，由白團孫文(日文名村中德一)等 23 位日籍教官負責訓練[46]，由於軍隊成員素質參差不齊，要讓其脫胎換骨是一大挑戰，白團將其教育期程區分 3 個階段，每半年為 1 個階段，按照各兵種分別實施訓練，從 1951 年 1 月至 1952 年 6 月，共計 1 年半訓期，其中第 94 團為一般戰技，第 95 團為夜間戰鬥，第 96 團為山地特殊地形戰鬥，3 個團彼此觀摩[47]。

訓練成果從 1951 年之年終總統校閱總成績中師級評比列為甲等[48]，顯見訓練成效優良，另從 1951 年 5 月 11 日蔣經國先生對第 32 師精神講話：「...這是一支革命的十字軍，一但反攻到來它一定可以發揮上百萬人的作戰力量...」[49]，顯示蔣中正先生對於此部隊寄予厚望，完成全期訓練後，於 1952 年年中移至臺北市擔任衛戍部隊。

三、動員幹部教育

民國成立後開始實施徵兵政策，〈臨時約法〉規定人民有當兵之義務，惟在軍閥割據下，未能正常實施，最初僅有志願兵招募，兵源不足時採臨時招募及訓練方式，以致素質不佳，「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政府為應付日本的不斷侵略，於 1933 年 6 月頒布兵役法，1934 年提倡〈新生活運動〉[50]，1936 年 3 月 1 日明令實施兵役法，建立了中國徵兵制的基礎[51]，惟因人口普查制度未建立完善，導致徵兵制度執行困難，雖於 1942 年 12 月擬定〈徵兵徵工綱要〉，要求各都市省會於 1943 年 3 月完成國民身分辨

理，藉以建立徵兵基礎[52]。

日本方面於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造成中國全面對日抗戰，同年9月11日內閣通過中日事變之國家總動員計畫綱要，同時整備國防動員機構成立「企劃院」，1938年提出「國家總動員法案」，並編定「物資動員計畫」、「生產力擴充計畫」及「軍需工業動員計畫」等總動員計畫，其目的在使動員全國物力以及支援軍需物資與生產力擴充之需求。

爾後依情勢需要，陸續策定人力、物力、財力與運輸等各種動員計畫，分別支持中國戰場及歐洲戰場，軍隊動員從常備兵力37萬人，最高動員兵力可達750萬人，擴充倍數達20倍，勞力動員平均每年可達170萬人，而其物力及動員效能也相當驚人，日本的動員力量值得當時國民政府參酌，惟後續因戰線擴大且盟軍開始反攻而連遭敗績，惟因經濟無法支持，而宣告投降。

1949年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雖已有徵兵制度及日治時代的戶政基礎，但對於從大陸來臺大量人民，國民政府及各縣市鄉鎮必須重新實施戶口普查及修建兵役制度，期間軍隊因國共情勢及戰略考量實施整併，超溢之兵員回歸社會協助經濟發展，以致動員制度一度停擺，直至1950年7月因應後續作戰需求，動員制度須盡速完成相關整備，故蔣中正先生要求成立「復興省軍事動員演習籌備委員會」。

白團之軍事教育除了對應共軍之軍兵種戰術外，對於動員教育部分，派遣日籍專業教官，透過相關豐富經驗對中高階將領、幕僚、國軍各

機關部隊、中央及地方行政機構與民間公私營工廠相關人員實施教育訓練，同時對模範師實施先期的日式訓練，待相關人員具備動員相關學能及技能後，白團協助規劃「復興省軍事動員演習」以結合戰略、戰術及戰鬥方面，增進國軍總動員能量。

1950年7月，白團奉蔣總統手令由圓山軍官團會同有關單位成立「復興省軍事動員演習籌備委員會」，著手計畫以實驗臺灣計畫動員之可行性，於1952年2月實施演習，繼之運用此項成果，於同年8月國防部成立「軍事動員設計委員會」，策定反攻之軍事動員計畫，以為推進國家總動員之基礎。同時為應此項動員之需要，乃於石牌籌設動員訓練班。

自1952年10月27日開始，召訓國軍各機關部隊、中央及地方行政機構動員幹部與公私營工廠正副廠長與工程人員，迄1959年3月21日結束，計舉辦動員幹部訓練班31期、留守業務幹部訓練班4期、動員業務高級講習班3期、動員研究班4期、軍需工業動員班3期[53]。

伍、白團對國軍教育訓練之貢獻

一、軍隊教育

民國政府為建軍備戰，軍隊之教育自1948年5月起依照當時美軍軍事顧問團之建議，組織成立軍官教育制度，並依照美制度改革原有各軍事學校，擬訂軍事教育改革方案[54]，以完成反共抗俄事業之基礎，惟1949年國軍華中、華北及沿海戰事節節敗退，國民政府被迫來臺，同時美國研判國民政府情勢不佳，向國民政府表示中止軍事援助，以致軍事教育僅能自主建立，直至1950年2月起顧祝

日本軍事顧問團協助國軍教育訓練之研究(1949 年-1969 年)

同(時任國防部代部長)召集革命實踐研究院研究員及各軍事機關代表重新研討改革軍事教育，並依蔣中正先生指導，於同月 21 日發布研討結果，確立軍事教育方針。

軍事教育以精神教育(革命教育)為中心、生活教育(人文教育)為基礎、學術教育(軍事教育)為目標，以達成國防建軍之目的，教育制度區分陸海空軍聯合作戰教育、陸軍教育、軍官教育、軍士教育及部隊教育。

在籌建及改革各軍事教育單位完成之前，先期於 1950 年 2 月 1 日由革命實踐研究院辦理中、高階軍官訓練班，原由國軍教官為主、白團日籍教官為輔之「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班」，因日籍教官教育成效受蔣中正先生肯定，於同年 6 月改為「圓山訓練團」，開始了以日籍教官為主之教育班隊，其教育重點置於國軍中高階幹部戰略及戰術教育、幕僚教育、動員教育等。

直到美軍因韓戰為了協防臺灣，建立中美軍事聯合作戰及美式裝備援助，與國軍能在同一戰術思想及技術平台，後續在白團所建立之軍事教育基礎上逐漸調整為美式教育

1951 年初蔣中正先生請白鴻亮教官就「國軍教育訓練提供改革意見」[55]，其中對監督指導機構及教育訓練設施實施意見回覆，惟因美式制度逐漸取代現有制度，另當時國防部不同意白團日籍教官大部分之建議。

蔣中正先生採納國防部意見，並於 1953 年 4 月 28 日主持國防軍事會談指示：「今後教育方針採用美式」，故爾後國軍教育制度朝美軍軍事教

育方向修正及建立[56]，白團則從教學體制改組為研究體系。

二、軍隊訓練

國民政府轉進來臺後，面對部隊番號雜亂及軍隊素質參差不齊問題，除經過部隊整編外，蔣中正先生指示訓練模範部隊，參酌前日本軍之要領，並制定其訓練要項，從單兵訓練及幹部的指揮，甚至是軍人武德及生活教育，徹底將其部隊實施完整的日式訓練，直至 1952 年 2 月展開了第一次的動員演習「復興省軍事動員演習」，其核心為白團所培訓第 32 師，以為模範並藉由觀摩建立軍隊標準化，而第 32 師又稱「模範師」、「中山師」、「實踐部隊」，選定第 32 師並不是因為精良，而是因為需要整頓，該師經 1948 年 3 月於周村戰役潰敗後[57]，於青島重新整編，同年 10 月擴編為第 32 軍，隔年 5 月底轉移廣東，同年 10 月遭共軍擊退，轉移至海南島，於島駐守期間多次向上反映，希望轉移至臺灣，可想而知其士氣低靡狀況。

1950 年 5 月 1 日仍不敵共軍而撤退來臺，來臺後建制仍堪完整，直至 1952 年 2 月軍長李玉堂因「知匪不報」罪名遭槍決後，第 32 軍遭撤銷建制及番號再次整編成第 32 師並納歸第 67 軍[58] (第 67 軍所屬直屬部隊及第 67 師於 1951 年 8 月 15 日編成為美軍實驗新制部隊)[59]，後續脫離第 67 軍建制，直接隸屬國防部改為獨立第 32 師並選定為模範部隊。

32 師歷經多次整編後，雖有編組雜亂、官兵素質參差不齊、士氣低靡等情況，但經由白團日籍教官實施嚴格的日式訓練後，訓練成效優良並在

後續動員演習上擔任要角。

三、動員制度建立

1951年11月20日軍事會國防部議中，蔣中正先生指示：「...注意將來反共到大陸匪區人民絕不能馬上使用...故必須研究如何使用臺灣人力並確定詳細計畫...如不加解決則國軍實力將無法維持」。由羅機中將(時任國防部次長,1903-1965)召集相關人員研討，提出建立「後備兵員方案」[60]，其包含「兵籍整理計畫、乙種國民兵訓練計畫、補充兵訓練計畫、中學以上軍訓計畫、軍事動員管區計畫、兵役及動員法令修訂預定表」等6個計畫，建構此計畫方案受到白團建議及美國制度參考而來，為白鴻亮及易作仁教官所協助規劃[61]。

四、動員演習實證

1950年3月22日軍官訓練團教育長彭孟緝呈蔣中正先生「以研究陸海空聯合作戰計畫為主之教育計畫」，於開學前先行召集陸海空軍各軍總司令參謀長副司令與業管參謀實施會談，說明課程方法、教育宗旨與要領，以啟發學員對攻勢戰術之習性[62]，除了而在軍官訓練團開學後，配合第一、二及三期教育，在臺灣西海岸舉行3次反登陸演習，同年6、7及9月間，分別在臺灣北、中、南部舉行3次陸海空聯合大演習，分由范建(日文名本鄉健)、曾正之(日文名守田正之)及周祖蔭(日文名市坡信義)等3位日籍教官負責擬定計畫並協助實施[63]。

1951年6月由國防部所屬「復興省軍事動員籌備委員會」規劃「復興省軍事動員演習」，實施演習目的，在使參演之各級徹底了解軍事動員

意義與步驟並實際學習其學識及經驗，以奠定建軍基礎。

其統裁部以國防部長郭寄嶠為首納編軍官訓練團教育長彭孟緝及所屬之白團教官協助指導及籌備，以日本戰時軍事動員實況為立案參考，參照舊日本陸軍動員相關法令及日本軍管區制度(師、團管區制度)，其演習部隊由第32師第94團為主體[64]，其演習在國軍動員制度及執行單位未建立下僅參酌舊日本相關制度實施，反映出動員制度建立之必要。

以致蔣中正先生在1951年11月20日軍事會國防部議中指示下，國防部在白團協助下建立「後備兵員方案」。1952年7月21日蔣中正先生指示周至柔下月中旬召訓師團管區幹部及動員訓練[65]，於1952年11月完成軍師級部隊整編及師團管區部隊編成[66]，1954年1月在白團協助建立動員制度及整訓下，實施同年度春季陸軍動員演習，以第32師(2倍動員並擴編為2個師級單位)、第33師(按平日編制缺員補實)及特設第132師(由第32師分出)。

於同年2月8日至19日為期12日編成完畢並加入實踐學社研究員參訪，同月20日實施分組校閱，其校閱項目為人員編配、軍裝檢查、班排戰鬥教練、射擊教育、砲兵單砲操作、工兵土工作業及通信兵有無線電操作等項目[67]，同月19日彭孟緝向蔣中正先生呈報動員演習成效，依照其報告可見其動員演習任務之圓滿[68]，並引以此次演習經驗奠定未來師管區軍隊動員之基礎。

五、計畫作為

日本軍事顧問團協助國軍教育訓練之研究(1949 年-1969 年)

依據日籍教官鐘大鈞（日文名戶梶金次郎）1952 年 10 月 22 日記記載「.....光計畫研究會，以范健氏為中心進行研究.....」[69]，顯示當時白團已初步著手研究作戰計畫。

1953 年 5 月 21 日白團及彭孟緝呈蔣中正先生光作戰計畫要圖及計畫大綱[70]，其計畫並無策訂細部及次級計畫，後續在 1954 年期間以「光作戰計畫」為基礎，並在實踐學社聯合作戰研究班研究與白團日籍教官指導下，陸續完成「鐵拳計畫」及「大風計畫」[71]，1956 年國防部在實踐學社展開「凱旋計劃」，由陸軍副總司令胡璉上將組織小組，其小組包含實踐學社日籍教官，擬定自力反攻作戰構想。

1957 年 5 月，以任務編組建制「中興計畫室」，接續於 1961 年 4 月 1 日「國光作業室」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同時成立登陸軍指揮之「光華計畫作業室」，正式展開擬定反攻大陸的軍事作戰計畫，直至 1972 年 7 月 20 日裁撤。

六、小結

白團在華期間協助國軍教育訓練至今，已經過 70 餘年，其中在國軍軍事教育、軍事訓練、軍事設施、動員制度及反攻計畫制定等均有相當改善及貢獻，在國民政府來臺軍事力量未穩之際，無非是一大助力，惟韓戰開始美軍為了亞太區域安全，協助國民政府軍事援助，為了能夠在共同軍事平台上協同作戰，白團在華期間日式教育訓練已逐漸被美軍的美式教育訓練所取代，惟動員整體制度未被修正，讓白團從動員法規制定、管制機制建立、編制調整到演習實證

並以日本動員制度的基礎下建構我國的動員機制，時至今日在白團的軍事訓練成果下，藉以做為建軍備戰基礎。

陸、結論與建議

蔣中正先生於 1979 年 3 月 13 日第 20 次軍事會談及同年 4 月 24 日第 22 次軍事會談，分別指示「...今年下半年實施臺澎金馬地區總動員演習，情況務求逼真...」及「...此次總動員演習應妥善策畫，並與行政院有關部會密切協調...」，而於同年 9 月下旬實施「同心演習」，其目的在「因應當前兩岸情勢，藉以振奮民心士氣」、「測驗軍動員、總動員應變能力」及「考驗計畫及法令之適應性」等三大主軸，並針對政治作戰、軍事、物力、精神、運輸、通信、民防、青年、衛生物資及經濟動員等方面，在白團所建立動員基礎下，實施動員演習，在當時已經逐漸具備總體戰之戰力。

從白團在華期間協助反攻作戰計畫制定，就區分自立反攻及美軍協助反攻等兩個部分，顯見美國對我國從當時協防臺灣至今，一直處於曖昧不明狀態，現今在法治面，美國並無義務要協助臺灣，從中日抗戰期間至今，美國對臺政策從〈上海公報〉、〈臺灣關係法〉、〈中美建交公報〉、〈817 公報〉、〈對臺 6 項保證〉及〈2020 年的臺灣保證法〉等，對於以法論法的美國僅能保證對武器系統的販售，而不保證中共武力犯臺時協防臺灣，然在兩岸日益緊張情況下，國軍必須自立自強。

儘管現今國軍有精良裝備及精實訓練，但最重要是能夠發揮總體戰力(現今全民防衛動員)。作戰不單是

國軍之責，而是身處在中華民國，所有人民責任，從白團對國軍所指導的復興省動員演習，相對現今國軍、政府及民間機構所實施的年度的「同心演習」、「自強演習」及「民安演習」，隨著國際情勢發展及兩岸關係，相關的動員整備及演習已逐漸趨於形式及局部性。

為能反應兩岸之不確定因素，應配合現今國防政策，除增加後備部隊裝備、編制增加及動員制度變革外，對於局部性及單一性的動員演習，應隨之增加召員訓練強度及評鑑機制，並同時加上政府機關及民間機關實施複合式演習，藉以實施驗證及調整，以達到全民防衛動員之總體戰力。

一、動員法規精進

教召人員現行做法，依據「兵役法」第8章第39條及「兵役法施行法」第6章第27條，「士兵之召集，動員召集及戰時人員補充與軍事警備之臨時召集，以適合作戰要求為準，按年次與軍職專長順序召集之；教育召集及平時現役補缺之臨時召集，依軍職專長教育之需要召集之」及「軍隊徵召8年內退伍人員，以4次為限之原則實施選員」，未細部訂定其召集遴選標準，僅由系統自行挑選，進而納入「年紀要員」，期間可能有部分人員從退伍至除役均未納入遴選名單內，建議可以依新兵入伍鑑測成績標準若評定為不合格人員，作為教召頻次依據，並納入法規，增進整體後備軍人戰技素養。

二、政府機關機構教育訓練及演習

依據「政府機關機構全民國防教育實施辦法」，各機關專班訓練、隨班訓練及專題講演方式教育，應由政府

機關機構主動辦理，惟現況均為被動式實施，無其效果可言，應明訂增政府機關機構全民國防教育時數及方式，並納入動員法規、動員執行方式及準據，深植其全民動員觀念。

因應臺灣災害防救，並依據「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整備及應變實施辦法」及「災害防救法」，政府機關每年實施年度災防演習併同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實施兵棋推演及演習，政府機關與軍隊協同演練，目前僅限於災害防救方面，未針對戰時動員機制實施相關演練，建議可依災害防救演練為基礎，由國防部協同各政府機關實施之，藉以驗證戰時政府機關及軍隊之密切誦條機制。

三、後備部隊訓練

依據「109年國軍提升後備戰力專案報告」檢討國軍後備戰力，將後備部隊教召課程由原本退後教召7天研擬增加為訓練14天，原本教召7天課程時數，對於訓練後無相關評鑑機制，以致無法確保後備戰力是否如實如質完訓，應由兵監教官或作戰區編組小兵監教官予以評鑑，另應秉持在哪作戰就在哪訓之原則，將教育召集地點從原本的新訓旅或後備訓練中心內實施，前推至戰術位置遴選適宜地點，實施召集，並建立常態教育召集流程，以確保戰事發生後動員戰力之形成。

四、演習驗證精進

依據「109年國軍提升後備戰力專案報告」檢討國軍後備戰力，將原甲、乙、丙、丁種旅及各山地、站臺連，依防衛作戰任務導向區分為第一類型負責「灘岸守備」、第二類型負責

日本軍事顧問團協助國軍教育訓練之研究(1949 年-1969 年)

「縱深及城鎮守備」、第三類型負責「重要目標防護」等任務類型，而後備部隊肩負灘岸守備及縱深及城鎮守備任務，僅有部分後備部隊配合年度演習實施局部性訓練，後備部隊未與常備部隊實施整體協同作戰訓練，應藉由年度演習，從動員令下達後，於戰術位置實施教育召集，並結合現地實施訓練，以獲取其經驗常數並建立評鑑標準，進而提升動員作戰能力。

表 1: 時任白團日籍教官名單

時任白團日籍教官名單(1949 年~1952 年)					
項次	姓名 (原日名)	軍種 階級	兵 科	職務	聘僱時間
1	白鴻亮 (富田直亮)	陸軍 少將	-	總教官	38.11-68.04
2	范健 (本郷健)	陸軍 大佐	砲兵	教官	39.01-52.12
3	江秀坪(岩 坪博秀)	陸軍 中佐	後勤	後勤教官	40.03-52.12
4	賀公吉 (系賀公一)	陸軍 中佐	步兵	戰術教官	40.05-57.12
5	喬本 (大橋策郎)	陸軍 中佐	軍需	動員教官	40.06-57.12
6	楚立三 (立山一男)	陸軍 少佐	步兵	戰術教官	40.07-57.12
7	鄭忠 (酒井忠雄)	陸軍 中佐	步兵	戰術、情報教 官	39.11-53.12
8	諸葛忠 (佐藤忠彦)	陸軍 中佐	步兵	戰術教官	40.07-53.12
9	孫明(村忠 德一)	陸軍 中佐	裝甲	裝甲戰術 教官	40.01-53.12
10	徐正昌 (富田正一郎)	陸軍 少佐	步兵	動員教官	40.05-53.12
11	易作仁 (山下耕)	陸軍 中佐	步兵	動員教官	40.06-53.12
12	吳念堯 (溝口清直)	陸軍 少佐	登陸	登陸戰術 教官	39.07-52.12
13	秦純雄 (中島純雄)	陸軍 少佐	步兵	戰術、軍制教 官	40.03-53.12
14	鐘大鈞 (戶根金次郎)	陸軍 少佐	步兵	戰術教官	40.07-53.12
15	陳松生 (河野太郎)	陸軍 少佐	陸航	空軍戰術 教官	39.01-42.12
16	杜盛 (松崎義森)	海軍 中佐	輪機	海軍教官	39.12-42.12
17	何守道 (市川治平)	陸軍 大佐	步兵	戰術教官	39.12-42.12
18	池步先 (池田智仁)	陸軍 少佐	步兵	協訓32 師 教官	40.02-42.12
19	常士光 (伊藤常男)	陸軍 少佐	步兵	協訓32 師 教官	40.02-42.12
20	彭博山 (福田五郎)	陸軍 少佐	砲兵	協訓32 師 教官	40.02-42.12
21	林飛 (山本茂男)	陸軍 少佐	航空	空軍教官	40.02-42.12
22	鄧智正 (中尾捨象)	陸軍 中佐	步兵	戰術教官	40.02-42.12

23	潘興 (井上正規)	陸軍 少佐	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2-42.12	51	宮成炳 (御手洗正夫)	陸軍 少佐	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4-41.07
24	帥本源 (山本親雄)	海軍 少將	-	海軍教官	41.10-52.12	52	甘勇生 (服部高原)	陸軍 大佐	工兵	工兵教官	3907-41.07
25	劉敬勝 (西村春芳)	海軍 中佐	海軍	海軍教官	4003-42.12	53	孟成 (後藤友三郎)	陸軍 中佐	工兵	工兵教官	3909-41.07
26	桂通海 (高橋勝一)	海軍 中佐	海軍	海軍教官	4003-42.12	54	蔡哲雄 (村木哲雄)	陸軍 中佐	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6-41.07
27	張齡 (中山幸男)	陸軍 少佐	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3-42.12	55	宋岳 (杉木清士)	陸軍 少佐	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4-41.07
28	齊士善 (佐藤正義)	陸軍 少佐	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4-42.12	56	梅新一 (川野剛一)	陸軍 中佐	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5-41.07
29	錢明道 (土屋季道)	陸軍 少佐	經理	協訓32師 教官	4004-42.12	57	黃聯成 (笠原信義)	陸軍 大佐	經理	後勤教官	3909-41.07
30	麥義 (筱田正治)	陸軍 少佐	砲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4-42.12	58	楊廉 (大塚清)	陸軍 中佐	憲兵	情報教官	39.12-41.07
31	蕭通揚 (川田一郎)	陸軍 少佐	通信	通信教官	4005-42.12	59	柯人勝 (野田瑞穗)	陸軍 少佐	戰車	裝甲戰術 教官	39.10-41.07
32	文奇贊 (村川文男)	陸軍 少佐	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4-42.12	60	石剛 (市川芳仁)	陸軍 少佐	步兵	戰術教官	4002-41.07
33	谷憲理 (小衫義藏)	陸軍 中佐	憲兵	情報教官	4005-42.12	61	沈重 (神野海夫)	陸軍 中佐	防空	戰術教官	4005-41.07
34	關亮 (黑田彌一郎)	陸軍 少佐	裝甲	戰術教官	42.08-41.12	62	金朝新 (川田治正)	陸軍 少佐	砲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2-41.07
35	趙理達 (堀田英正)	陸軍 中佐	砲兵	教官	39.09-41.07	63	曹士進 (內藤進)	陸軍 中佐	航空	空軍教官	39.01-39.12
36	夏保國 (萱沼洋)	海軍 少佐	輪機	海軍教官	39.09-41.07	64	曾正之 (守田正之)	陸軍 大佐	步兵	教官	39.01-39.10
37	陸南光 (三上憲次)	陸軍 少佐	通信	協訓32師 教官	41.01-41.07	65	張金先 (坂牛俊之)	陸軍 中佐	後勤	後勤教官	39.01-39.12
38	賴達明 (瀨能醇一)	陸軍 少佐	裝甲	協訓32師 教官	39.12-41.07	66	黃治毅 (藤本治毅)	陸軍 大佐	憲兵	情報教官	38.11-39.12
39	蔡洩美 (濃部浩次)	陸軍 少佐	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2-41.07	67	馮運利 (山藤吉郎)	陸軍 中佐	後勤	後勤教官	4005-41.03
40	任俊明 (都甲誠一)	陸軍 中佐	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3-41.07	68	林吉新 (佐佐木伊吉郎)	陸軍 大佐	砲兵	砲兵教官	39.01-41.05
41	朱建 (春上善良)	陸軍 少佐	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3-41.07	69	王雄民 (鈴木勇雄)	陸軍 大佐	砲兵	戰術、情報 教官	39.01-41.05
42	閻新良 (心田次衛)	陸軍 少佐	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3-41.07	70	鄭義正 (伊井義正)	陸軍 少佐	航空	教官	39.01-41.05
43	邵傳 (弘光傳)	陸軍 少佐	登陸	登陸戰術 教官	4003-41.07	71	謝人春 (酒卷益次郎)	陸軍 少佐	裝甲	裝甲戰術 教官	39.01-41.05
44	曾固武 (固武二郎)	陸軍 少佐	通信	協訓32師 教官	4003-41.07	72	溫星 (岡本覺次郎)	陸軍 大佐	通信	通信教官	39.01-41.05
45	馬松榮 (松尾岩雄)	陸軍 少佐	通信	協訓32師 教官	4003-41.07	73	鄒敏三 (杉本敏三)	海軍 大佐	-	海軍教官	39.01-41.05
46	丁建正 (藤村甚一)	陸軍 中佐	步兵	戰術教官	4004-41.07	74	李德三 (岩上三郎)	陸軍 少佐	砲兵	砲兵教官	39.01-41.05
47	閔進 (小針通)	陸軍 少佐	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4-41.07	75	周祖蔭 (市坡信義)	陸軍 中佐	空降	戰術教官	39.01-41.05
48	紀軍和 (大津俊雄)	陸軍 少佐	通信	協訓32師 教官	4004-41.07	76	魯大川 (石川賴夫)	陸軍 中佐	步兵	教官	4005-41.05
49	鈕彥士 (近藤太彥)	陸軍 少佐	步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4-41.07	77	阮志誠 (小島俊治)	陸軍 少佐	憲兵	協訓32師 教官	4004-42.02
50	汪政 (宮瀨泰)	陸軍 少佐	通信	協訓32師 教官	4004-41.07	78	鮑必中 (金井秋次郎)	海軍 大佐	-	海軍教官	39.10-41.05

日本軍事顧問團協助國軍教育訓練之研究(1949 年-1969 年)

79	左海興 (松元秀志)	海軍 大佐	-	海軍教官	39.08-51.12
80	屠遠航 (土肥一夫)	海軍 中佐	-	海軍教官	40.06-51.12
81	周名(敏)和 (瀧山和)	陸軍 少佐	航空	空軍教官	40.01-48.07
82	雷振宇 (山口盛義)	海軍 中佐	航空	空軍教官	40.01-41.05 44.05-51.12
83	林光 (荒武國光)	陸軍 大尉	情報	副官職務 (無教官資格) 實踐專案成立後，	38.11-41.03

資料來源：整理自「實踐檔案國防大學日籍教官史料專輯」(2013 年 6 月)，國防部編譯。

表 2: 中山師(模範師)訓練要點概定表

中山師訓練要點概定表			
	區分	要求項目	內容概述
1	一般	戰鬥第一	(1)隨時為作戰準備 (2)特重幹部戰鬥指揮及士兵戰鬥技術 (3)減少非戰鬥員，增加戰鬥員勤務並採值班制。
2		勵行政治教育	(1)加強政工制度 (2)推行識字及讀書運動。
3		推行軍隊黨務	(1)吸收優秀分子加入組織 (2)以黨員為核心構成基層組織在部隊中起領導、示範及監督作用 (3)在工作中訓練同志
4		務實克難運動	(1)去除形式及敷衍主義，實踐篤行 (2)簡化手續提高效率 (3)節約物資，一物多用 (4)善用勞力，雙手萬能 (5)爭取、利用及愛惜時間
5	幹部	倡導學術研究風氣	(1)領袖訓詞及有價值書籍研究以練心勵志培養武德 (2)倡導不棄文事風尚提高知識水準 (3)以團為單位組織將校園研究各項軍事學術科，先行幹部研究，由外籍教官示範對教育方法及內容並統一
6		提倡生活教育	(1)禮儀以及食衣住行等依照新生活運動標準確實要求 (2)養成嚴肅之軍人態度 (3)戒除不良習慣，提倡正當娛樂
7		體育	鍛鍊體魄，增進武技
8	士兵	保健	注意士兵健康勤加鍛鍊，對衛生設施特加重視
9		基本動作	基本動作確實，以為戰鬥教練之基礎
10		啟動自動自發精神	採積極管理精神，嚴禁體罰，注重說服，尊重士兵人格，同時啟發自動自發精神
11		提高軍士能力及地位	(1)提高軍士地位，使成為部隊骨幹 (2)輪流召集軍士(上等兵)加以訓練提高能力
附記	1.陸軍訓練標準及軍隊教育令及其他上級所規定事項，確實遵照實施。 2.法規典範令以國防部頒行者為準，營規及教育方法參酌前日本軍之要領。 3.其他一般要求事項從畧。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山師訓練要點概定表」(1952 年)，國史館檔案，檔案號 002-080102-00044-002。

參考文獻：

- [1] 岡村寧次，1945 年日本戰敗前，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在終戰時期為身處在中國之日本軍人位階最高軍官。
- [2] 國防部編譯，《實踐檔案國防大學日籍教官史料專輯》（國防部編譯，2013 年 6 月），頁 53；盟約中將中共喻為赤魔。
- [3] 國史館，《領導對日抗戰—勝利受降編案紀要初稿》（總統府機要室恭輯，1975 年 6 月），典藏號 002-090199-00016-001 號，頁 6。
- [4] 總統府機要室恭輯，《領導對日抗戰—勝利受降編案紀要初稿》（總統府機要室恭輯，1975 年 6 月），頁 7。
- [5] 「東亞建設合作委員會」，又名「太平洋反共同盟」、「亞洲反共聯盟」
- [6] 李銑源，臺北縣蘆洲鄉人士，早年留學日本，抗戰時期協助日本從事政治活動；為反共產黨而自行向舊日本軍官進行交涉。
- [7] 根本博，《中日義勇軍建立計畫書》（國史館，1949 年 8 月 29 日），典藏號 002-080106-00064-008 號，頁 1-7。
- [8] 蔣中正，《召見徐永昌等詳示組織新軍方案要旨予湯恩伯手函指示其組軍應準備事宜》（國史館/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八年九月，1949 年 9 月 3 日），典藏號 002-080106-00064-008 號，頁 1。
- [9] 湯恩伯，《湯恩伯呈蔣中正已在廈門成立籌備小組招聘幹部籌備新軍訓練並附徵募外來幹部方案》（國史館，1949 年 9 月 23 日），典藏號 002-080102-00025-002 號，頁 2-4。
- [10] 中華民國國防部，《根本博協助國軍作戰研究》（聯經出版公司，2017 年 11 月），頁 34-35。
- [11] 中華民國國防部，《根本博協助國軍作戰研究》（聯經出版公司，2017 年 11 月），頁 113-122。
- [12] 中華民國國防部，《根本博協助國軍作戰研究》（聯經出版公司，2017 年 11 月），頁 253-256。
- [13] 朱世明，《朱世明呈蔣中正擬具選送日本軍官返國工作之意見及計畫》（國史館，1949 年 6 月），典藏號 002-080106-00064-004 號，頁 1-18。
- [14] 曹士澂，《曹士澂呈蔣中正擴大反共鬥爭促成東亞反共大同盟組織東亞國際聯軍實施對共反攻方案》（國史館，1949 年 6 月 30 日），典藏號 002-080106-00064-003 號，頁 1-5。
- [15] 曹士澂，《侯騰曹士澂呈蔣中正依據使用日本軍官計畫指示報告研討結果並擬具計畫綱領》（國史館，1949 年 7 月 22 日），典藏號 002-080106-00064-005 號，頁 1-8。
- [16] 蔣中正，《蔣中正致岡村寧次第一號命令》（國史館，1945 年 9 月 9 日），典藏號 002-020300-00027-050 號，頁 1-5。
- [17] 總統府機要室恭輯，《領導對日抗戰—勝利受降編案紀要初稿》（總統府機要室恭輯，1975 年 6 月），頁 18。
- [18] 行政院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行政院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電蔣中正謂岡村寧次何時應予逮捕審判一案》（國史館，1946 年 7 月 4 日），典藏號 002-020400-00052-059 號，頁 1。
- [19] 陳誠，《陳誠呈蔣中正以岡村寧次權衡功罪似可從寬審處以示恩信》（國史館，1946 年 7 月 9 日），典藏號 002-020400-00052-060 號，頁 1-2。
- [20] 白崇禧，《白崇禧呈蔣中正處理日本戰犯岡村寧次辦法兩項》（國史館，1948 年 1 月 19 日），典藏號 002-

日本軍事顧問團協助國軍教育訓練之研究(1949年-1969年)

- 020400-00052-120 號，頁 1-2。
- [21] 湯恩伯，《湯恩伯呈蔣中正擬請准將岡村寧次宣告無罪遣放回日以示仁厚》(國史館，1948 年 1 月 3 日)，典藏號 002-020400-00052-156 號，頁 1-2。
- [22] 蔣中正，《蔣中正分電顧祝同湯恩伯以岡村寧次遵命投降戰爭期間並無顯著暴行可以無罪判決》(國史館，1948 年 1 月 15 日)，典藏號 002-080200-00339-034 號，頁 1-2。
- [23] 野島剛，盧荻譯，《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聯經出版公司，2015 年 1 月)，頁 113-137。
- [24] 岡村寧次，國防部史政局譯，《岡村寧次大將回憶錄》(國防部史政局，1972 年 4 月)，頁 15。
- [25] 岡村寧次，國防部史政局譯，《岡村寧次大將回憶錄》(國防部史政局，1972 年 4 月)，頁 15-16。
- [26] 岡村寧次，國防部史政局譯，《岡村寧次大將回憶錄》(國防部史政局，1972 年 4 月)，頁 10。
- [27] 岡村寧次，國防部史政局譯，《岡村寧次大將回憶錄》國防部史政局，1972 年 4 月)，頁 41。
- [28] 曹士澂，《呈蔣中正關於聘請日籍經濟顧問一案意見》(國史館，1951 年 8 月 14 日)，典藏號 002-080106-00064-019 號，頁 3。
- [29] 中村祐悅，楊鴻儒譯，《白團》(日本芙蓉書房刊行，(灣凱倫出版社譯行，1996 年 6 月)，頁 92-96。
- [30] 國防部編譯，《蔣中正年譜長編》第九冊，(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05 年 12 月)，頁 169。
- [31] 國史館，1949/7。〈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八年七月 / 026〉，《蔣中正總統文物/文物圖書/稿本(一)》，典藏號 002-060100-00254-026 號。
- [32] 國防部編譯，《實踐檔案國防大學日籍教官史料專輯》(國防部編譯，2013 年 6 月)，頁 14-15。
- [33] 野島剛，盧荻譯，《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聯經出版公司，2015 年 1 月)，頁 183-184。
- [34] 國防部編譯，《蔣中正年譜長編》第九冊，(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05 年 12 月)，頁 377。
- [35] 國防部編譯，《實踐檔案國防大學日籍教官史料專輯》(國防部編譯，2013 年 6 月)，頁 98-101、頁 14-15。
- [36] 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台秘史》(時報出版社，民 85)，頁 115。
- [37] 中華民國軍官深造教育年鑑委員會編撰，《中華民國軍官深造教育年鑑》(國防部史政局出版，1973 年元月)，頁 23-24。
- [38] 國防部編譯，《實踐檔案國防大學日籍教官史料專輯》(國防部編譯，2013 年 6 月)，頁 289。
- [39] 國防部編譯，《實踐檔案國防大學日籍教官史料專輯》(國防部編譯，2013 年 6 月)，頁 29。
- [40] 國防部編譯，《實踐檔案國防大學日籍教官史料專輯》(國防部編譯，2013 年 6 月)，頁 105-106。
- [41] 野島剛，盧荻譯，《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聯經出版公司，2015 年 1 月)，頁 220。
- [42] 野島剛，盧荻譯，《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聯經出版公司，2015 年 1 月)，頁 230。
- [43] 中村祐悅，楊鴻儒譯，《白團》(日本芙蓉書房刊行，台灣凱倫出版社譯行，1996 年 6 月)，頁 130-131。

- [44] 國史館，《蔣中正指示周至柔呈報前定三個師為標準師之番號與訓練計畫》（蔣中正先生，1951年1月29日），典藏號 002-010400-00016-021 號，頁 1。
- [45] 國史館，《中山師訓練要點概定表》（編輯人不明，1952年），典藏號 002-080102-00044-002 號，頁 1。
- [46] 國史館，《陸軍獨立第三十二師教官簡歷冊及該師現有官兵人數統計表》（編輯人不明，1952年10月7日），典藏號 002-080102-00020-009 號，頁 2。
- [47] 國防部編譯，《實踐檔案國防大學日籍教官史料專輯》（國防部編譯，2013年6月），頁 26、28。
- [48] 國史館，《40 年年終總統校閱總成績》（編輯人不明，1952年1月），典藏號 002-110702-00060-002 號，頁 2-5。
- [49] 國史館，《民國四十年五月十一日蔣經國對第三十二師官兵講詞》（蔣經國演講稿，1951年5月11日），典藏號 005-010503-00002-019 號，頁 4-5。
- [50] 朱敦春，《國家總動員的實際問題》（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年4月），頁 9-11。
- [51] 九一八事變前後社會現象，充滿黑暗、腐化及凌亂，其上層迂腐、下層麻木，不知其是非對錯，內憂洊至，外患頻仍，藉由新生活運動教育恢復「禮義廉恥」固有道德，進而實行全民抗戰的社會動員。
- [52] 周鍾嶽，《內政部部長周鍾嶽等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遵批擬定各都市省會徵兵徵工綱要》（國史館，1942年12月），典藏號 001-050010-00007-001 號，頁 13-14。
- [53] 中華民國軍官深造教育年鑑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軍官深造教育年鑑》（國防大學史政局，1973年1月），頁 28-29。
- [54] 國史館，《國防部自民國 35 年 5 月採納美軍事顧問團建議組織成立關於軍官教育制度亦依照美制策劃改革各軍事學校並律定管轄系統及陸軍聯勤學校設置情形另附陸軍軍官學校召訓幹部員額計劃表等》（國史館，1948年），典藏號 002-110703-00124-001 號，頁 2。
- [55] 國史館，《呈復對白總教官教育訓練制度改革意見審議恭祈核示》（如何建立國軍軍事教育制度及教育制度得失檢討，1951年5月21日），總檔案號 00051018。
- [56] 陳鴻獻，《反攻三部曲：1950 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 184-187。
- [57] 國史館，《陳誠呈蔣中正整編第三十二師於周村戰役作戰經過檢討》（革命文獻一戡亂軍事：華中方面，1948年4月15日），典藏號 002-020400-00023-022 號，頁 3。
- [58] 曹劍浪，《中國國民黨軍簡史》（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1月），頁 1952。
- [59] 國史館，《陸軍第六十七軍實驗新制報告書》（徐汝誠，1952年1月30日），典藏號 002-080102-00044-004 號，頁 1。
- [60] 李泰翰，《一九五〇年代臺灣學生軍訓之研究》（國史館，2011年6月），頁 85-86。
- [61] 李泰翰，《一九五〇年代臺灣學生軍訓之研究》（國史館，2011年6月），頁 97-99。

日本軍事顧問團協助國軍教育訓練之研究(1949 年-1969 年)

- [62] 彭孟緝，《彭孟緝呈蔣中正遵示以研究陸海空軍聯合作戰為主修訂教育計畫如附件請鑒核》（國史館，1950 年 3 月 22 日），典藏號 002-080102-00109-009 號，頁 13-14。
- [63] 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台秘史》（時報出版社，民 85），頁 145。
- [64] 復興省軍事動員演習籌備委員會，《復興省軍事動員演習籌備委員會籌辦初步概況報告及附件含實踐學社編印中國陸軍動員演習實施計畫籌備指導要領暨該委員會任務和軍事動員幹部實設演習參加人員名冊等》（國史館，1952 年 1 月），典藏號 002-080102-00058-001，頁 2-32。
- [65] 蔣中正，《蔣中正指示周至柔下月中旬召訓師團管區幹部及動員訓練》（國史館，1952 年 7 月 21 日），典藏號 002-010400-00019-041，頁 1。
- [66] 國防部，《臺澎區整編軍師新舊番號對照表及編成概況表，師團管區部隊編成概況表》（國史館，1952 年 11 月 10 日），典藏號 002-080102-00044-007，頁 1-4。
- [67] 國防部，《本年春季軍隊動員演習報告：民國 43 年度春季陸軍動員演習概見表及方式圖、第 32 師等動員演習軍官要員士兵定員等充足概見表統計表、民國 43 年度春季陸軍動員演習動員師團管區及警察機關統計等表》（國史館，1954 年 1 月 14 日），典藏號 002-110703-00084-002，頁 2-11。
- [68] 彭孟緝，《彭孟緝呈蔣中正動員演習視察和實踐學社研究員參觀報告》（國史館，1954 年 2 月 19 日），典藏號 002-080102-00058-005，頁 2-6。
- [69] 野島剛，盧荻譯，《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聯經出版公司，2015 年 1 月），頁 255。
- [70] 彭孟緝，《彭孟緝呈蔣中正奉諭擬訂光作戰計畫要圖及計畫大綱》（國史館，1953 年 5 月 23 日），典藏號 002-080102-00127-003，頁 2-139。
- [71] 彭孟緝，《彭孟緝呈蔣中正奉諭策定民國四十五年作戰計畫研究和詮釋集中曲線並檢送鐵拳計畫與大風計畫書》（國史館，1954 年 2 月 6 日），典藏號 002-080102-00127-005，頁 1-113。

From 1949 to 1969, the Japanese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assisted in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the military in ROC.

Cong Long Zon¹
Yao Ting Huang²

¹ **Army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Nation Defense University**

² **Army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Nation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1949,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treated to Taiwan. At a time of internal stability and turmoil, it also faced the dilemma of cutting off U.S. Federal Government economic and military aid. Whi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ontinued to receive support from the Soviet Union which have been promoted military and economic. On the other hand, when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early arrived in Taiwa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public must be constructed and integrat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e military, which supports the country's security, had to be reconciled and reorganized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There are 37 corps force and more than 130 division force, with a total strength of about 600,000. The military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Taiwan, Penghu, Kinmen, Mazu, and the islands of the southeast coast of the mainland. The forces coming to Taiwan have almost passed through the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s" and forces survived, rebuilt, or newly formed in "Chinese Civil War". The military quality varies from soldier to high-ranking general, and the military is organized in a mess.

Mr. Chiang Kai-shek hopes to train and retrain the troops, and only through the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assist in military education. The Japanese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Pai-dan) has assisted in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about 20 years, and has made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s to military building and war preparations. Based on historical research,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the Pai-dan during the period in ROC, and its influence on my country's military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ideas and suggestions that can help us build our military for war.

Keywords: Japanese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Mr. Chiang Kai-shek, Pai-dan, Yasuji Okamura, Tomita Naosuke